

中国文学之旅文化大散文丛书

李元洛 / 著

唐诗之旅

TANGSHIZHILV 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文学之旅文化大散文丛书

唐诗 之旅

李元洛 /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诗之旅/李元洛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5354-2929-7

I.唐…

II.李…

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1305 号

责任编辑:黄义和

责任校对:梁 风

封面设计:天 冰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18.125 插页:2

版次: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242 字 印数:7001-14000 册

定价:23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文章不写半句空

(代序)

王开林

一位优秀的作家，性情真诚则未必学养深厚，学养深厚则未必胸襟广阔，胸襟广阔则未必气质高华，古典精神和现代意识双剑合璧，则尤其难能可贵。“四美具，二难并”，这样的优秀作家在熙熙为名、攘攘为利的中国当代文坛早已寥若晨星，屈指可数。我从文二十余年，有幸认识其中一位，他就是李元洛先生。李先生具足雅士之情、才子之笔、哲人之思和豪侠之气，他的文章给我们打开了现实功利之外的另一扇门，在那扇门外，是盛唐隆宋绝胜的人文景观。《唐诗之旅》、《宋词之旅》、《元曲之旅》以及《绝唱千秋》，四部皇皇大著，将千年的美丽、千年的雄奇、千年的忧伤、千年的苦痛和盘托出，对此谁又能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？

李元洛先生独具手眼，另辟蹊径，他的散文将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熔于一炉，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合为一事，给散文这种极其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活力，不仅能使人产生真实的感动，而且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。细细寻绎，他的散文至少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质：

其一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。今人读古典诗词，多多少少都会感到隔膜，主要是情境上的隔膜、思想上的隔膜和文字上的隔膜。李元洛先生破此屏蔽的高招是溯流而上，去寻觅原始诗境的活水源头。他欲追蹊李白的诗踪，则必登庐山观其瀑；他欲访求杜甫的旧迹，则必赴巩县谒其墓；他欲解开陆游的心结，则必入沈园勘其景；他欲领悟杜牧、徐凝的诗意，则必至扬州赏其月；他欲体验苏东坡的流放生涯，则必往海南儋州拜其庐。现场感能消除层层隔膜，在作者的强力牵引下，读者亦能身临其境，仿佛穿越了横亘千古的时空隧道，与古人作一对一的心灵交流。

其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。沃尔特·本雅明曾对知识分子有过一语形象的描绘：“眼镜架在鼻子上，秋天装在心里。”李元洛先生不仅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

之块垒，而且对人类的命运满怀忧思，他的着眼点终归会落到现实上来。

“‘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’。地球存在极限，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现，如果对大自然不深怀爱慕敬畏之心，必将领受它的报复与惩罚。地球是人类惟一的家园，人类如果不保护生态平衡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，不合理利用并努力保护水资源，‘泰坦尼克’号可以成为冰海的沉船，地球这艘‘诺亚方舟’，也可能会提前全船覆没。众人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人啊人，届时你飞向何处啊？有何处可飞？”（《唐诗之旅·华夏之水 炎黄之血》）

李元洛先生具有欧洲“绿党”所具有的环保意识，他对人类诗意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愿望之强烈，可想而知。子孙不肖，难道非要将屈原吟咏过的、李白赞美过的、杜甫称叹过的、苏东坡激赏过的大好河山糟踏得一片狼藉，开发得了无风月，才志得意满吗？作者立足于古典精神之上，其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仿佛一柄利剑，而不是一把钝刀。

其三是视野开阔，学养深厚。李元洛先生的散文纵论古今，横议现实，无梗阻，无枯涩，无胶滞，无含混，无穷蹶，真能跨幽明之隔，通古今之邮。其主题涉及方方面面，议政则国族黎元，论史则存亡兴废，探理则曲直是非，言情则悲欢离合，谈艺则琴棋书画，赏景则雪月风花，大凡唐诗、宋词所侧重的主题，在李元洛先生的散文中都有清晰的投影。惟其视野开阔，学养深厚，旁征博引，议论风生，文章包含了海量信息，读者面对一席知识的盛宴，还怕没有好胃口和大肚量？尝一脔而知鼎味，下面的这节文字一定能使你大快朵颐：

“眼睛是灵魂的窗户，从中可以窥见人的心灵，它也可以传达人隐蔽的情意，所以眼睛的语言称为‘目语’。中国晋代的大画家顾恺之画人像，常常几年不点眼睛，他的理论是：‘四体妍蚩，本无关妙处，传神写照，尽在阿堵之中。’而英国小说家夏洛蒂·勃特朗在她的名著《简爱》中也说过：‘灵魂在眼睛中有一个解释者——时常是无意的，但却是真实的解释者。’李清照的‘眼波才动被人猜’，表现的正是‘写眼睛’的艺术，使读者数百年后仍觉得纸上有人……”（《宋词之旅·巾幗之歌》）

二百字的篇幅不算长，知识的含金量却非常大。读这样知性十足的散文，



我们是不容易产生审美厌倦的。

其四是语言富有质感。美国大诗人佛罗斯特曾说：“一首完美的诗，应该是感情找到了思想，思想又找到了文字。……始于喜悦，终于智慧。”说到底，一篇好的散文也应如此，一篇与古典诗词拥抱的散文更应如此，单有饱满的激情还不行，单有深刻的思想还不够，首先它们必须附丽于卓尔不凡的文字，才能展现其神采风华。李元洛先生的作品硬语盘空，铿锵有力，以质感取胜。

“从古到今，官运亨通而文章不朽的究竟曾有几？如果李白供奉翰林后从此青云直上，如果杜甫献三大礼赋后一朝飞升，他们后来的作品怎么能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？对于一个民族，值得顶礼的不是帝王的陵寝，将相的门第，官员的高位，富豪的财宝，而是千秋盛业的文化和光照百代的文学星斗。……一千年后，和李贺同时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富商巨贾都到哪里去了？一抔黄土，蔓草荒烟，长满莓苔的名字只能到尘封的史册中去翻寻，往日的炙手可热气焰熏天，顶多只剩下墓前零落的石人石马的冰凉冷寂。而李贺，他扩大了唐诗的边疆，成为自己的国土的无冕之王，他的洗净俗调炫奇翻新的诗歌，至今仍活在众生的心中和代代相传的记忆里。”（《唐诗之旅·骏马的悲歌》）

“杨广当太子时，为了杨家的天下和自身的登基还算有所作为，在扬州胡天胡地时，也并非没有自知之明，他常照镜对萧后说：‘我这颗好头颅，不知会被谁砍掉？’而好舞文弄墨的他所作的《索酒歌》，似乎也一诗成谶：‘官木阴浓燕子飞，兴衰自古漫成悲。他日迷楼成好景，宫中吐焰变红辉。’他在扬州所建的‘迷楼’，后来在兵乱中果然可怜一炬，顿成焦土，那熊熊的火焰是为他送葬的挽歌。明知会杀身亡国，但却仍然在荒淫奢侈腐败沉沦的道路上一直走到黑，高度集权毫无监督腐化堕落就免不了败亡。这，也算是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’吧？”（《绝唱千秋·烟花三月下扬州》）

这两段文字非常洗炼，雅气之中潜藏劲气，如同引满的弓弦，让人感觉到它内在的张力。有张即有弛，幽默无疑是文学语言最佳的润滑剂，对于较为凝重的大块文章而言，它的作用尤其突出。读过“三旅”之后，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，书中酸甜苦辣诸味的幽默一应俱全，我最看重那含泪的笑。

唐诗之旅

“烟票可买的烟只有一种，即上海出品的‘勇士牌’，一角三分钱一包，人都饿成奄奄一息的‘病夫’了，却可以抽气冲斗牛的‘勇士’。烟云吞吐毕竟聊胜于无，不知是故作多情的自嘲，还是事有巧合的反讽？饥饿填满了每一个白天和长夜，辘辘的饥肠饿成了瘦瘦的鸡肠。”（《唐诗之旅·青海青》）

李元洛先生的散文引人入胜的妙处很多，总之不离一个“实”字，实有其才华，实有其识见，实有其风骨，实有其良知，真可谓“文章不写半句空”。读这样的散文，你或许会忍不住由衷地赞叹：只有它们才般配得上那些千古流芳、至今余香在口的经典诗词！

我生也晚，李元洛先生长我二十八岁，平生风义兼师友，多年以来，我们切磋文字，议论古今，臧否人事，深相契合。当四部皇皇大著即将付梓之际，李先生嘱我作一短序。论文坛资历，我固然愧不敢当，论多年交谊，我则不遑多让，何况这既是李先生的厚爱，无疑也是我的光荣。

好书最能养目，也最能养心，愿读者朋友们的慧眼和慧心有福！

2004年盛夏于长沙梦泽园



目 录

文章不写半句空(代序)王开林 / 1

绝 唱 / 1

走向盛唐 / 18

长安行 / 23

客舍并州 / 39

青海青 / 47

月光奏鸣曲 / 59

佚名之憾 / 69

托“线”之福 / 74

寄李白 / 78

- 与李白同游庐山 / 87
龙阳秋兴 / 98
南湖秋水 / 104
诗家天子 / 109
怅望千秋一洒泪 / 119
汨罗江之祭 / 128
独钓寒江雪 / 135
骏马的悲歌 / 148
诗中的彩虹 / 154
唯有垂杨管别离 / 161
纸上的舞蹈 / 166
君子与佳人 / 176
白刃明霜雪 / 182
黑白世界 / 188
诗咏金钱 / 197
巾幗诗英 / 203
华夏之水 炎黄之血 / 228
浯溪忧思 / 244
秋之歌 / 250
溯 洄 / 257
出土的民歌 / 269

后 记 / 282



绝 唱

序 曲

“绝唱”一词，是哪位古人首创的呢？千载之下，真是令我心存感激，心怀悬想。除了绝无仅有的这个“绝唱”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生花之词或着锦之句，可以胜任我这篇文章的题目。

唐代诗歌是千花齐放的花园，万珠咸集的宝库。且不说那些遗珠或遗葩，仅《全唐诗》所收录的诗作，就将近五万首，作者多达二千余人。作品最多的，是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巨匠大家，而在一些人的名下，却只有灿若孤星的一首，但那些孤悬于唐诗天穹的星辰，许多早已为仰望的众生所识，有的则千百年来仍顾影自怜，直到慧眼的识宝人前来举目搜寻，才走出深远漫长的寂寞。

“绝唱”，本来是指创作的最高造诣，或者最好的诗文作品，如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说：“绝唱高踪，久无嗣响。”本文所说的只有一诗传世的唐诗，大多为登峰造极之作，有的虽不能称为极品，但却可谓佳篇，总之是一诗独唱，孤篇横绝。“绝”，独至也，断绝也。今天，有的人写了一点作品，便自

唐诗之旅

吹他吹为“信手拈来，皆成绝唱”，真令人忍俊不禁。且让我掸去袖上襟前的红尘，从商潮拍天钱潮动地的俗世，遁入我的世内桃源的小小书房，在“潇湘水云”的乐曲声中，翻开《全唐诗》的封面，像叩开唐代久已关闭的门户，去倾听诗人们那至今仍然可以清心的孤吟独唱。

初读苏东坡的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，就曾有春日赏花之喜。“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”的全词结句，妙用数词和比喻，颇为动人情肠，而上阕结尾的“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，莺呼起”，却令我十分眼熟。苏东坡慧质灵心，他该不会去“模仿”前人吧？其实，文学创作并不排斥模仿，即使是文学巨人，也是以前人为梯，才攀上风光无限的高峰，问题是你的创作整体不能停留于模仿，即使是局部或细节的模仿，也必须推陈出新，自出己意，好比开在同一枝头的花，也要今年花胜去年红。当今的文坛，有的人明明模仿了前人，却还要欺世盗名，不但拒不承认，而且还要说成是自己的戛戛独造，这真是所谓英雄欺人，不是英雄的也欺人了。

东坡先生已乘风归去，如果他有朝一日月夜归来，面对有心人的有疑而问，他定会爽然回答说，他上述几句词，如同下游的波浪有其上游的源头，是出自唐人金昌绪的《闺怨》：

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

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

唐代盛时开疆拓土，衰时内患外忧，野有征夫，室有怨妇，因此，所谓“闺怨诗”就如同春日的桃花秋日的菊花，应时而放，而且多姿多彩。最照人眼目的，该是王昌龄《闺怨》那一枝了：“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然而，在王昌龄和前人的许多佳作之前，金昌绪却别枝独开，以独有的色泽与芬芳，千百年来赢得许多诗家和读者的激赏，例如清人黄叔灿在《唐诗笺注》中就说：“此诗前辈以为一气团结，增减不得一字，与‘三日入厨下’诗，俱为五绝之最。”这真是：深海的一颗珍珠，远远胜过沙滩上成千上万的平凡的贝壳！



金昌绪的生年卒岁和生平行状，都已交给了历史的烟云，再也无法查考了。只知道他籍隶浙江省余杭县，大约是开元时的诗人，大中以前在世。刘长卿有一首《送金昌宗归钱塘》，今天有的学者就怀疑“或其兄弟行”，好像对一个已无法侦破的疑案，有关人员还是在竭力搜索破解的线索。在《全唐诗》中，金昌绪只存此孤篇独绝的一首。在千年来传唱人口之前，究竟是谁的保存之功呢？我溯历史的长河而上，来到宋代的渡口，见宋人计敏夫《唐诗纪事》中说：“顾陶取此诗为《唐诗类选》。”原来，金昌绪同时代的大同乡钱塘人（今浙江杭州）顾陶，曾编辑收录唐诗一千多首的《唐诗类选》，其中就有计敏夫所见的金昌绪这一作品。顾陶此选南宋时尚存，以后就犹如黄鹤，而金昌绪这颗绝世之珠，就有幸拜顾陶之选而光照至于今日，没有沉埋在永远无法打捞的历史的忘川。我们至今临风回首，仍然应该向当年的识宝人奉一炷感念的心香。

二

在如同漫漫长夜的封建社会里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庙堂与文场，是获得专利权的男人追逐与驰骋的场所，而女子的才华却如同种子，被埋没在冰封雪裹的冻土层下，无法破土萌芽，更不要说长成枝繁叶茂的绿树了。宋代的李清照和朱淑真，是长夜里奇迹般的曙光，须眉统治的古典诗国里独异的风光。

唐代是诗歌普及人心与众生的时代，虽然没有李清照式的巾帼英豪，去与男诗人们一较高低，但也有一些闺中才女，以她们的纤纤素手写下了动人的篇章。其中，就有湘驿女子的《题玉泉溪》：

红树醉秋色，碧溪弹夜弦。
佳期不可再，风雨杳如年。

我是湘人，摊开湖南省地图，我到哪里去寻觅流淌在《全唐诗》里的那条玉泉溪水？如今的宾馆酒家遍及潇湘，我到哪座驿楼才能瞥见湘驿女子倚楼的红袖？据元末明初陶宗仪所撰《说郛》引用《树萱录》的记载，唐代咸通年间，广东番禺人、岭南节度使郑愚曾游湘中，宿于驿楼，夜遇一女子诵此诗，顷刻即杳然不见。宋人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将此作列入“鬼

唐诗之旅

诗”，宋人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则将其列入“灵异”。楚地本来是幽奇恹恹的楚辞的故里，光怪陆离的神话传说的家乡，“湘驿女子”不知名姓，身世不传，这首诗的来历也就笼罩在一片恍兮惚兮的迷雾里。

岂止是浪漫主义，这真是一首神秘主义的好诗。首二句分写白天和夜晚的景色，有色而且有声，后二句抒发佳期不再而风雨中度日如年的悲怀，诗的内蕴若明若暗，若隐若现，可以意会，难以言传，多感多思而别有会心的读者，当会如品佳酿而醺然欲醉。而当代红学家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，在《诗境浅说续编》中听到的，却是如怨如诉的洞箫的吹奏：“首二句辞采清丽，音节入古。后二句言回首佳期，但觉沉沉风雨，绵渺如年。叹胜会之不常耶？怅伊人之长往耶？唐人五绝中有安邑坊女子《幽恨诗》，与此诗皆出女郎声口。感余心之未宁，溯流风而独写，如闻《阳阿》、《激楚》之洞箫也。”

“安邑坊”，在唐代长安城内。俞陛云提到的安邑坊女，也只存诗一首。诗的来源也同样有一段幽怪莫测的故事，而诗中也同样写到湘楚之地：“卜得上峡日，秋天风浪多。巴陵一夜雨，肠断木兰歌。”翻开《全唐诗》，唐朝的雨从她的诗中一直落到今天，不过，你现在于潇潇秋雨之夜到巴陵去，肠断木兰歌大约已经不复可闻，除了可一览现代城市的风采之外，那四处可见的夜总会、卡拉OK中的流行音乐，当会相约一齐来向你的耳朵鼓噪。

今天，巾帼已然不让须眉，在四水三湘，在神州大地，有哪一位为缪斯所钟情的女子，能够银匙勺海，有传之后世的歌唱？

三

近四十年前的六十年代之初，在青春应该如花的岁月，我从曾经弦歌四载的北京，来到杜甫的诗句所咏唱的君不见之青海头。荒凉满眼，饥饿填饱的是每一个度日如年的日子，但我却仍然在白天繁忙的舌耕之后，于寒夜肃肃宵征，远去千年前的盛唐，赴边塞诗的精神的盛宴。枵腹读诗，我记得在天寒地冻之中，西鄙人《哥舒歌》的胜概豪情，曾沸腾我差不多冻僵的热血，使我刹那忘却了铭心刻骨的饥寒：

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夜带刀。
至今窥牧马，不敢过临洮！



唐代的文坛，是有名有姓的诗人的天下，民歌流传至今的不多，上述这首便是其中之一。西鄙，就是西北边地，“西鄙人”其名不详，当是民间作者。题目中的哥舒，原是突厥族名“哥舒”的部落，诗中所称颂的“哥舒翰”，是以部落名称作为姓氏的唐代名将。为了防御吐蕃，玄宗命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，治所在唐之都州今之青海省乐都县。他多次率军击败吐蕃的侵扰，有保境安民之功，所以北宋李昉等人编辑《太平广记》，曾引中唐诗人温庭筠《乾馕子》的记载说，西北边地曾流行如下的歌谣：“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夜带刀。吐蕃总杀尽，更筑两重壕。”流传至今的《哥舒歌》，该是在这首民谣的基础上口口相传而加工润色的结果吧？

天高星灿，“北斗七星高”既是起兴，也兼比喻哥舒翰声誉之隆。“哥舒夜带刀”一句，时间意象与人物形象均从上句生发而来，为全篇情景人事的核心。横刀巡夜，戒备森严，飒爽英姿，跃然纸上。目空一切的李白，在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中曾调侃王十二：“君不能学哥舒，横行青海夜带刀。”老成持重的杜甫，也在《赠哥舒开府》诗中赞美道：“开府当朝杰，论兵迈古风。先锋百胜在，略地两隅空。青海无传箭，天山早挂弓。”可见哥舒翰其时是一个新闻焦点人物。而临洮呢？故址在今甘肃省西部洮河边之岷县。贾谊《过秦论》说：“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。”诗的后二句，写吐蕃不忘南下牧马窥伺中原，但却慑于哥舒翰的威名而不敢越临洮以寇边，这种烘云托月的侧笔，更突出了一代名将的赫赫神威，如闻纸上有人。犹记数十年前，我在西鄙的寒夜拥被而读此诗，豪兴遄飞中一时竟不知置身何世，真怀疑哥舒翰会佩刀排闥而入，叫起饿成病夫的我，和他一起去纵马巡边。

唐代的边塞诗，是盛唐气象的表现，为唐代诗歌开拓了新的疆土，也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。它艺术地表现异域情调和人生体验，是特异的，如同秋菊之异于春兰；是永恒的，如同万古不息的奔流。李白和杜甫，也曾伸出他们的诗笔，到边塞诗的领域里去试探军情，但唐代边塞诗的主帅，毕竟还应该是王昌龄和李颀、高适和岑参；此外，还有不少诗人如王之涣、柳中庸、许浑、李益、卢纶等，也都加入了边塞诗的军伍而成为方面之将，连整天不离药罐未去过边塞的早夭的李贺，居然也写了《塞下曲》、《雁门太守行》之类，令我感到分外亲切的是，他也提到了青海：“天含青海道，城头月千里。露下旗濛濛，寒金鸣夜刻。”边塞诗在唐代不仅创作繁荣，而且广被传诵，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的《塞下曲》，其形式、韵律与西鄙人的这首民

歌均颇为相近，那该是文人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吧？而这首民歌的后两句，似乎也有王昌龄《出塞》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回声。

西鄙人的这首诗，和北朝乐府民歌《敕勒川》一样，都是一曲天籁，一派天机，一段云锦。清人吴锦荣《唐诗笺要》说：“音节雄古，有听钟带鞞之意，每讽读数过，叹息此人姓氏不传。”其实，令人叹息的，更在于它是一阕不传姓氏的千古绝唱，如果是一首平庸之作，作者姓甚名谁有什么重要呢？

四

年轻时虽然也觉得青春可贵，但少年不识愁滋味，对青春的感受远远没有年华老去之后那样刻骨铭心。数十年前，我初读《唐诗三百首》中署名杜秋娘的《金缕衣》，虽然也不免怦然心动，然而其时韶光在抱，青春在握，似乎一切都来日方长，如同家财万贯的富翁，足够“时间”这个客户不断支取，又好像奔腾向前的河流，那永恒归宿的海洋还在遥远的天边。不料仿佛是在转瞬之间，青春竟已不知去向，中年也下落不明，李商隐的夕阳已斜挂在向晚的天空，富翁经不断的挥霍早已变成困难户，而出海口已经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前方。这时，你再读《金缕衣》，就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：

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。
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！

这首诗，作者并非杜秋娘，有的诗选本称作者为李锜，仍是张冠李戴。它是中唐时广为流行传唱的一首歌词，最早见于唐代韦穀所编的《才调集》卷二“杂词”首篇，作者为“无名氏”。中唐诗人杜牧《樊川集》卷一第二首是《杜秋娘》诗。“杜秋娘”原为民间女子，十五岁为镇海军节度使李锜侍妾，李锜败亡后籍入宫廷，最后被放归金陵故里。杜牧此作原来注有上述这首诗，并说“李锜长唱此辞”，宋人郭茂倩编《乐府诗集》，就误以为李锜所作，后人遂以讹传讹。杜牧诗中有“秋持玉斝醉，与唱《金缕衣》”之句，是说杜秋娘也善唱此辞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编者孙洙也许是误将杜诗中的“唱”理解为“作”，于是这首绝唱的作者又变成了“杜秋娘”。无论是李锜或杜秋娘，都没有去掠人之美，将他人的作品原封不动或改头换面，便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大名，像现在文坛与学界某些品行不端的人那样。这首诗是美丽



的，其作者被后人署上“他”或“她”的名姓，借用当代旅美台湾名诗人郑愁予的名句，那是一个“美丽的错误”。

《金缕衣》的真正作者，其姓无征，其名莫考。如同一个宝盒，盒子已永远遗失，无法找回，但幸而留下了盒中的珍珠，至今仍然惊喜我们的眼睛，警醒我们的心。这首诗虽是千年前的古典之作，但却和今天的现代诗学暗通，特别是“矛盾语”的运用。“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”，首句和第二句矛盾逆折，两两相对，句首之两个“劝君”所劝不同，而“莫惜”与“惜取”正相反对，“金缕衣”物质之形而下，“少年时”生命之形而上，也是两相激荡。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，赋而后比，反之复之，以象征少年时光和美好理想的“花”为中心意象，“花开”与“无花”对举，“堪折”、“直须折”与“空折枝”，也是相反而又相成，如同两支利剑在缠斗时的碰撞，迸发的是惊心的铿锵与火花。这种西方文论中称为“抵触法”、“反论法”的诗艺，在一千年前我国的唐诗中就有如此精彩的演出，那位已经隐身幕后的演出者的名字啊，令千年后的我凝望人去音留的舞台，不禁痴痴地悠然回想！

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。重视、探讨并表现生命，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。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孔子，他下临逝川而发出深沉的浩叹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”这位儒家学说的奠基人，他从哲理的角度探询的，是无始无终的生命；“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”两千多年前的诗人屈原，其《天问》所叩问的，也是无穷无尽的天地时空。唐代诗人对时间与生命特别敏感，他们的许多诗篇，都表现了珍惜青春与生命这一永恒主题，如李白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（《将进酒》）的浩歌，李贺“少年安得长少年，海波尚变为桑田”（《嘲少年》）的咏叹，杜荀鹤“少年辛苦终身事，莫向光阴惰寸功”（《题弟侄书堂》）的劝勉，千歌百曲，千年来流行在芸芸众生的心上唇间。

“少年时”的背影已越去越远，但年华向老的我仍然要三倍地赞美：好一阙青春和生命的奏鸣曲，永远的《金缕衣》啊！

五

青草湖，又名巴丘湖，位于洞庭湖之东南，南汇湘水，北通名湖，是洞

唐诗之旅

庭湖的一部分。湖而美名青草，大约是湖之南有青草山，而冬日来时湖水浅涸而青草弥望吧！

早在南北朝时，其碧波帆影就美丽在阴铿的《渡青草湖》一诗里：“洞庭春溜满，平湖锦帆张。沅水桃花色，湘流杜若香。穴去茅山远，江连巫峡长。带天澄四碧，映日动浮光。行舟逗远树，度鸟见危樯。滔滔不可测，一苇讵能航？”阴铿曾任南朝梁湘东王法曹参军，这位以山水诗见长的诗人，应该是在那时初识并惊识青草湖，并把它的水色天光涛声帆影一一收拾在他的诗囊里。这首诗，是写青草湖最早的诗中上品，如同田径场上的跳高运动员，在高高横竿上飞身而过之后，后来者想超越前人，就非有不凡的身手不可。

抗日战争中，我的童年曾流亡在青草湖边。胜利的消息传来后，我们一家便在湖边的汉寿县城解缆，一苇可航，越平湖入湘江而回到长沙故乡。船帆高张在青草湖上，也在阴铿遥远的诗句中穿行，可是我对前者至今印象殊深，对后者那时却一无所知。及至后来在大学读到魏晋南北朝诗，才得见阴铿的上述诗篇，恍如旧识。而在《全唐诗》一个僻静的角落碰到唐温如的《题龙阳县青草湖》，却是情怀近老的中年了，但和它乍一见面，却仍有初恋之欢，惊艳之喜：

西风吹老洞庭波，一夜湘君白发多。
醉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！

龙阳县，即今日湖南省汉寿县，也是我曾小驻童年的那座湖滨县城。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，从屈原开始，在阴铿之后，历代诗人对洞庭湖多有题咏，而其中唐代的诗人就可以组成一个阵容豪华的合唱团，领衔的歌唱家则是巨星级的李白与杜甫。名不见经传的唐温如要和前人一较高低，而且是在同一领域，如果不心怀绝想，身怀绝技，那就只有免开尊口。然而，楚国美丽的神话和屈原浪漫的作品，如同丰厚的沃土孕育了诗人特异的灵感，唐温如挥毫落笔就不同凡响：“湘君”是湘水之神，诗人由洞庭的白浪而联想到湘君的白发，这已经是匪夷所思的灵心妙想，而“吹老”二字，也同样是一道前人之所未道，假如李白读了，也会拍拍唐温如的肩膀说一声“后生可畏”吧？前两句写风日洞庭的动态美，后两句再写星夜洞庭的静态美，构成鲜明而和谐的艺术对照。唐温如估计去成都杜甫草堂朝过香，“醉后不知天在水”一语，可能得到过杜甫“春水船如天上坐”的启发，但“满船清梦压星河”的妙想与通感的妙用，则是唐温如的独家首创了。法国作家和思想家